



京都武林长卷

非羽翠 如意珠

张宝瑞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第
一
回

董义士沧州救恩师
风尘女酒楼飞梅针

清朝道光三年，中原大旱，又闹蝗灾，哀鸿遍野。河北、山东闹起了八卦教农民起义，但是不久便被清政府残酷镇压。这一年，河北沧州城里发生了一个值得记叙的故事。

这天下午，天气闷热，蝉鸣不绝。这时，从城西走来一位神色惊惶的青年，他膀大腰圆，双目如电，身着褪色青衫，背着一个蓝底碎白花的背囊。他疾步走进街心一个酒楼。那酒楼古朴典雅，朱木青瓦，高挑着一面杏黄酒旗。门额上书着三个行书大字：香四季。青年刚走上楼梯口，店小二慌忙出来拦道：“今日街心有杀身事，酒家不接客，请客官下楼，失礼了！”青年眼睛一瞥，只见楼上靠窗桌前，已有一位妙龄女子端坐在那里。那女子眉清目秀，眉宇间透出勃勃生气。她身着明代女子装束：上身穿一件藕荷色紧身衫，束一条杏黄丝绦，水绿裤上镶着暗红道，脚穿一双黑绒双梁云头粉色薄靴，背插一柄鸳鸯宝剑。

青年眉头皱了一皱：“哼，你为什么招待那位女客，难道这里是女子酒店？”那女子听了，哼了一声，微微冷笑。青年一

掌推开店小二，这青年气力蛮大，店小二踉跄几步，直退到女子桌前。那女子不慌不忙，用纤纤玉指一弹店小二的腰，店小二又反扑过来。青年暗自称奇，一闪身躲过店小二，疾步来到靠窗前拣了另一个座位坐下。店小二心知这位青年也不好惹，忙端来酒菜放在青年面前，并趋身附耳说道：“客官不知，一会儿这楼下就要有人头落地的事啊！囚犯是沧州城里鼎鼎有名的六合拳师李忠义，他加入了反朝廷的八卦教。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，镖局带了一百多人在李忠义的家里捕住了他。那李教头也是位好汉，他们打不过他，最后还是镖师把刀搁在李忠义母亲的脖子上——李忠义是个孝子，这样才被擒的。唉，可惜呀！可惜！”青年听了，眼圈一红。

“杀叛匪喽！”一阵锣响，从街东来了一伙清兵，木囚车中绑着一位遍体鳞伤的中年汉子，那汉子虎头剑眉，络腮胡须。两个刽子手袒露胸毛，肩扛明晃晃的砍头刀，耀武扬威地在车前徐徐而行，两旁站满了沧州百姓。那汉子在木囚车中昂首挺胸对围观的人们喊着：“乡亲们，八卦教是杀不完的，清王朝卖国求荣，逼得民不聊生，他们就要完蛋了！”这时，只见一个清兵走上前，用刀背猛磕那汉子的后背，那汉子口吐鲜血，骂声不绝。

清兵来到酒楼下，把那汉子从木囚车上拖下来，按跪于地。这时从后面轿里走下沧州知府裕荣。裕荣来到汉子面前，摇晃着脑袋，干咳几声，说道：“八卦教匪首李忠义，纠集教众，图谋不轨，蓄志推翻朝廷，朝廷有旨，将他就地正法！……”酒楼上的那位青年听了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唰地从背囊里抽出一柄宝剑，一招“白鹤亮翅”，从楼上窜下，用剑在两个刽子手头上

一磕，两颗人头应声落地。清兵“呼啦啦”一下将他围在核心。青年毫不畏惧，指东砍西，杀得清兵七零八落。这时，但听一声唢呐，沧州镖局的十几名保镖赶来助战，其中有一位使月牙铲的镖师，武艺高强，气力甚大。青年奋勇拼搏，渐渐气力不支，被逼到一家山货店的屋檐下。那囚犯一见情势危急，大叫：“海川，还不快跑！”说罢，退到一个清兵面前，磕刀而死。青年一看，热泪簌簌而落，大叫一声：“师父啊！”险些昏厥过去。那镖师趁这个空隙，一招“平沙飞雁”，一铲挫去了青年右臂上的青衫。这时，只听“嗖嗖”几声，从酒楼上飞下几根梅花针，两个清兵和一个保镖惨叫一声倒在地上。“楼上有叛匪！”伙清兵和保镖蜂拥冲入酒楼。

那镖师仍死死缠住青年，舞铲如流星。青年大汗淋漓，举剑招架。这时酒楼上那个倚窗女子玉腕一抖，撒出一把梅花针。只听镖师“唉哟”一声，扔铲便跑，手腕上淌下几滴鲜血。青年趁势杀开一条血路，朝沧州郊外树林中跑去。

青年叫董海川，顺天府文安县朱家坞村人，生于清嘉庆年间。他幼嗜武艺，性喜遨游，秉性刚直，少时因一案牵连藏匿叔叔家中。几个月前，他的家乡来了一位叫李忠义的卖艺人，是沧州的六合拳师。海川见他诚实艺高，便拜他为师，留宿叔叔董兴家中。李忠义授艺严格，董海川学艺认真，二人朝夕相处，情同手足。一个月前，李忠义老母病危，告辞海川回家探母。几天前，海川听人说，李忠义是八卦教义军头目，在沧州家中被清兵捕获，就要问斩，于是火急火燎，赶到沧州。海川来到沧州城里，正遇上清兵欲斩师父。

却说董海川来到沧州郊外树林时，天色已晚，一轮弯月沿

着林梢飘然升起，在薄云里盘桓，显得凄清苍凉。他想到师父惨死，自己与师父相处的情景，愈觉凄凉恍惚，朦胧中倚着一株古槐进入梦乡。也不知过了几个时辰，一股凉风把他袭醒。他想到梦中与师父相见，拥抱言欢，蹉谈武艺，甚是快活，可此时师父已成刀下之鬼，只剩自己孤身一人，于是放声痛哭起来，决意以死殉师。他解下腰带，拴于槐树干上，又搬来一颗大石放在下面，把腰带拴于脖颈之上，一咬牙，叫声：“师父，我随你去了！”一脚踢飞了大石，身子晃悠悠悬了起来。正飘忽间，只觉眼前一颗飞石掠过，“噗通”一声摔了下来。他甚觉纳闷，四处寻看，见对面的一株古槐树干上笑吟吟坐着一位少女，凄凄月下，更觉玲珑可爱。那女子正是白日沧州城里酒楼上的那位小姐。董海川问：“你是何人？怎么老跟着我？”那女子笑道：“吕家有悲哀，飞攀尼观松。燕翩清宴殿，落剑巧无声。”董海川道：“我不通文墨，你不要作诗跟我绕圈子，你为什么用飞蝗石救我？”那女子凤眼圆睁，眉毛一挑，冷笑道：“一个堂堂男子，年纪轻轻就如此轻生，太没出息，死了还不如一抔粪土。”说罢，从树上飘然跳下，遁进密林。

董海川转念一想：这女子说得有理，我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，怎么对得起父母和师父，可是如今怎么办呢？他踉踉跄跄朝前走着，走了约摸三里，出了密林，来到一片乱坟岗子，忽听前面有隐隐哭音。他顺着哭音寻去，只见在一个土丘后面，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正趴在一个新坟上痛哭。坟头上插着一块木牌，上写“沧州李忠义之墓”。董海川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老人家，您是李教头的什么人？”那老妇人正哭得伤心，看见一个陌生人，有些惊慌，但见董海川眉慈目善，不象歹人。

于是颤巍巍手指坟头说：“这是我儿之墓。”董海川一听，“噗通”一声跪倒在老妇人面前。哭道：“师奶奶，我是董海川啊！”老妇人一听“董海川”三个字，踉跄着爬起身来，仔细把他端详一阵儿，猛地把他搂到怀里，泪如雨下。老妇人把李忠义受难缘由对董海川一五一十地述了一遍。原来李忠义的祖先是李自成起义军的军官，清兵入关后，李忠义的祖先便隐姓埋名在沧州隐居。李忠义长大后志在灭清扶汉，参加了反清秘密组织天龙八卦教，他们平时以卖艺为名，发展教徒，预备起事。一年前，有人密告李忠义图谋反清，李忠义托咐邻居照料八旬老母，独身浪迹乡野，卖艺为生，联络教众。他从文安县返回沧州不几天就被清兵逮去了。老妇人说到这里，喟然长叹道：“自从清兵入关后，汉人受尽屈辱，民心思反。忠义顺乎民意，立志反清，不愧是李家的忠义之人，今番壮烈而死，虽死犹荣。”老妇人目望朗月，抚摸着董海川的头说：“那日夜里，清兵突然包围了我家，忠义从睡梦中惊醒，推醒我说，‘娘啊，忠义没有什么可牵挂的，只是委屈了海川这徒儿，海川勇力过人，头脑聪慧，若遇高师，很有前途，日后定能在武林崭露头角。你若遇见海川，让他去山东泰山玉皇庙找一位叫郭济元的武术大师，江湖人称‘铁拐道人’。”老妇人说到这里，拉着董海川来到李忠义墓后的一块大石头前。老妇人运一口气，伸动双臂，把这块石头轻轻搬到一边。董海川暗暗称奇，心想：这老妇人原来也有功夫，年逾古稀，竟然有这等气力。老妇人道：“你挖地五尺，便有一柄宝刀，唤做‘秋风落叶草’，削铁如泥，是我家祖传宝刀。祖先就用这柄宝刀随李自成将军南征北战，如今这柄刀传给你，望你能扶贫除恶。铁拐道人见到这宝刀就会收你为徒的。”

毕澄霞相国寺有意

第二回 郭济元玉皇庙无踪 毕澄霞相国寺有意

因为松树“护驾”有功，被秦始皇封为“五大夫”。离此不远是对松山，那山双峰对峙，苍松重叠，乱云缥缈其间，风起松涛拍岸。从对松山到南天门的一段山路，是著名的泰山十八盘，盘道中间有一座升仙坊。董海川走着走着，前面走来一位瘦和尚，双手抱臂，嘻嘻笑道：“你若通过此处，须与我比武。若赢了我，便放你过去。”董海川听了有点恼火，心想：这和尚真是无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阻挡别人去路，应当教训教训他。想着，一招“猛虎掏心”，一拳朝那和尚打去。那瘦和尚不慌不忙，运口气，鼓着嘴巴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嘴中扑出一道水柱，直朝董海川喷来。董海川不知这是击水功，只觉得一股寒流袭来，急忙闪身，慢了一点，左肩已被击中，一阵酸痛，扭头一瞧，衣衫已经撕破，左肩头红了一片。他不禁倒退几步。“师弟，休得无礼！”只听一声大喝，从上面石阶上又下来一位胖和尚。“还不快去担水，师父要骂你呢！”瘦和尚吐吐舌头，做了个鬼脸，一溜烟似地朝上跑去了。胖和尚也尾随而去，二人一前一后，疾步如飞。董海川整整衣衫，继续朝前登攀，见石阶上嵌有一双双脚印，他不禁称奇：这胖和尚真是好功力，莫非他们都是铁拐道人郭济元先生的弟子，看来我这番辛苦没有白费，拜师有望了。

越往上走，山路越陡峭，接近南天门时，回头一望，仿佛身在云霄之中，飘飘欲仙。他从摩空阁出来，穿过天街，过了碧霞祠，从唐摩崖往上走就到了泰山极顶，又名玉皇顶。只见山顶有一庙，金碧辉煌，门额书“玉皇庙”三个字。董海川暗喜，心想可找到郭先生了，他下意识地摸摸“秋风落叶草”宝刀。这时那个瘦和尚正挑着水桶走出寺门，朝董海川做了一个鬼脸，旋风

一般下山去了。董海川跨进山门，走进大雄宝殿，殿内一片香烟缭绕，一位老法师身披火红袈裟，端坐佛像前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董海川正欲上前问话，那胖和尚从西厢房走了出来，问道：“你来这里有何事？”董海川急忙揖身道：“借问佛家，此处可有一位铁拐道人郭济元先生？”胖和尚上下打量他一番，说道：“郭先生来去无踪，云游天下，他从燕山来此栖身，几日前不辞而别，听说他又到河南开封去了。”说罢，不紧不慢地回东厢房去了。董海川听了，如凉水浇头，大失所望，只得从原路下山，来到中天门，顺凤凰岭西行，经黄西河谷，过黑龙潭，来到一座寺院前。董海川见天色已晚，便想进寺借宿，走近一瞧，只见山门上写着三个字：普照寺。走进寺门，看见五位老和尚正在练功，他身捷手快，宛若游蛇，嗖嗖有声。一忽儿，他来一招“金鸡独立”，造型飘洒。董海川不禁叫好，仔细一瞧，老和尚双目无珠，原来是位盲和尚。那和尚呸地一个虎步，董海川猛觉肩头轻了许多，伸手一摸，宝刀已不在身后。定睛一瞧，宝刀已在和尚手中。和尚将刀拔出刀鞘，飞步劈向旁边一株幼柏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幼柏拦腰而断。和尚又劈向旁边一座石碑，那石碑也被削去一角。盲和尚连声啧啧赞道：“好刀！好刀啊！”说着，又一个虎步，那刀又回到董海川身后，功夫干净利落。董海川“噗通”跪地道：“弟子不远千里，拜访名师，请受弟子一拜。”盲和尚听了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我这功法是祖传秘方，家祖有训，此法不传外人！”说完，傲然入寺。

董海川一路靠卖艺为生，又辗转来到了河南开封，街上车水马龙，非常繁闹。董海川看见街心有一个客店，便想进店住下再作打算。店小二是个瘸子，身材短小。董海川问：“此处还

有地方住吗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客官随我来。”店小二引他来到后面一间客房，见屋内窗明几净，倒还利落。店小二给他打来洗脚水，又给他炕上换了新被褥。董海川解下宝刀，一摸胸前，里面只有三个铜钱。他拿起宝刀，就要出门。店小二诧异，慌忙上前拦道：“客官是不是嫌我这里腌臢。”董海川道：“不是，我身上盘缠将尽，我到外面再耍几回武艺，赚些钱来，再来住店。”店小二忙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，我不是钱串子，先住下再说。”说着，推董海川在椅上坐了。董海川见他言辞恳切，也不再推辞，就住下了。次日天蒙蒙亮，董海川被鸡啼声唤醒，店小二已将洗脸水和毛巾放在炕下。董海川洗完脸，来到院里，乘兴练了一回六合拳。正练得起劲儿，前房的店小二喊道：“开早饭喽！”董海川用毛巾擦擦脸，来到前房。这里是个饭堂，饭堂里已有两人，靠东边屋角坐着一个胖和尚，正值初秋，他敞着胸怀，摇着一把大蒲扇。屋角西边坐着一个老道，鹤发童颜，双目微合，正在养神。门口老榆树下拴着一头小毛驴。店小二来到胖和尚面前，打揖问道：“请问法师，您吃什么？”胖和尚打了个哈欠，说道：“来一斤狗肉包子。”店小二陪笑道：“我这店里只有猪、牛、羊、驴肉包子，还没卖过狗肉包子。”胖和尚道：“那好，来二两驴钱肉，一斤牛肉包子。”店小二一扬毛巾，说声：“好喽！”又来到老道面前说道：“这位老道，您来点什么？”老道摸摸鹤发，眨巴眨巴眼睛，便道：“我只想在这儿歇歇脚，一会儿就走，什么也不吃。”店小二笑道：“您老尽管歇着，一文钱也不要，别把凳子磨破了就行。”说着又来到董海川面前。“壮士，您吃什么？”董海川要了半斤猪肉包子。此时，住店的人们也陆续进来坐了。

这时，门外一阵环珮相撞之声，走进一位俊俏女子，她举止轻盈，款步来到一个座位坐下。胖和尚见那女子颇有姿色，嘴里一边嚼着包子，一边凑到那女子面前，叫道：“娘子，老夫陪你用早饭。”说着坐在女子旁边，动手动脚，那女子纹丝未动。董海川一惯打抱不平，见老和尚调戏妇女，心中不平，上前叫道：“休得无礼！”胖和尚一听羞红了脸，一甩蒲扇站了起来：“你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！”董海川道：“有本事通个姓名，我不打无名之辈！”胖和尚听了呵呵笑道：“我乃山西平遥双林寺知觉和尚，你这毛头小子是何人？”董海川正色道：“来自顺天府文安县朱家坞村。”知觉笑道：“你先打我吧！”董海川趋身上前，挥拳便打。知觉和尚用蒲扇左扑右晃，董海川拳拳落空。知觉笑道：“你那拳头不顶用，还是拿个家伙打我吧！”董海川唰地一声抽出“秋风落叶草”宝刀，但见寒光四射，众人齐声叫好，知觉也怔了一怔。董海川大喊一声：“看刀！”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分明是对着和尚砍的，可是却把桌子劈去一角。董海川转身去寻知觉，他正蹲在一张木凳上嘿嘿冷笑呢。董海川有点心慌，自知武功浅薄，欲退不得。这时知觉跃上桌面又飘然落地，全无声响。知觉笑道：“后生，这下该瞧我的了，我要叫你瞎一只眼睛。”说着，伸出左手两指，朝董海川戳来。这时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一块面团飞来塞住知觉左眼。知觉忙用手去扒糊在左眼上的面团，又有一团面塞住知觉右眼，知觉急忙扔掉蒲扇，用双手去扒糊住双眼的面团，谁知却扒不下来，他知遇到高手，唯恐吃亏，于是火急火燎，夺门而出。扔面团的正是坐在一边养神的老道。他抖抖烟色道袍，正了正雪白云髻，朝那重孝女子唤了声：“翠珠，我们赶路罢。”走出门

去，在那老榆树下解绳牵过毛驴，跃身骑上。店内端坐的少女缓缓起身也要离去。来到毛驴前，将缰绳牵在手。毛驴“得，得，得”渐渐远去。原来老道和那女子是一路人，莫非那老道就是铁拐道人郭济元？董海川急忙奔出店门，可是老道和少女已无影无踪。

董海川扫兴回到店内，帮助店小二收拾了一番。他一摸怀内，银两所剩无几。于是带上宝刀来到相国寺前。他脱了青衫，摆个摊，朝众人打个揖首道：“有瘾您凑合着瞧，没瘾您站在一边助助威，练得不好，您甭掏银子！”说罢，耍了一趟六合刀，把刀放下，又耍了一趟六合拳。这时，从东边来了一位骑白鹿的和尚，着一身皂色僧服，腰间拎个大葫芦。他呵呵笑道：“这等武艺还有脸面在此卖弄，不如回家种地去！”董海川听了，朝和尚打个揖道：“你若不服气，咱们比试比试。”和尚听了，不慌不忙，解下大葫芦，咕嘟嘟，喝了一大口，然后朝董海川一努嘴，“噗”的一声，一道水柱喷来。董海川知道这是击水功，急忙转身，那水柱喷到地上，竟出现一道水沟。董海川心想：这和尚虽然年轻，还真有功夫，不如拜他为师。一抬头，那和尚骑着白鹿就要离去，董海川叫道：“喂，和尚，你是哪个庙的？”那和尚也不回头，只是吟道：“少年遁空，林中鹿鸣。寺烛明月，僧锁云重。”董海川见那和尚不停下，扫兴而回。众人早已哄而散。董海川回到原处，低头一瞧，糟糕，“秋风落叶草”宝刀不知去向。他正发呆，四面庙里双开佛门去手双开，庙前寺门急急关锁，出而门寺，大火急火急干，寺前寺门，手高腰腿喊叫，来不雷五下五，庙前寺门急急关锁。董海川赶紧去一查坐县五的四面门出去，黑糊糊的门，赶紧“寺了来千文奉重眼睡，雷云白

声：“哎呀，不好！”董海川忙问何故。铁佛法师把诗笺翻过来观阅，诗笺背面也有一首五言诗，诗曰：“明天复明天，复字何时完？清月照零丁，反被世人传。”铁佛法师惊道：“这是一首反诗！你们看，这四诗的诗头反过来看，是‘反清复明’四个字。这位高人一定有许多委曲，是位反清志士，你去寻他，日后必能成大器。”店小二哆嗦着拍了拍董海川的肩头：“客官，这年头还是持重点好，反朝廷是要杀头的！前一段，湖南闹起什么天地会，朝廷‘咔嚓’、‘咔嚓’可杀了不少乱党，脑袋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！”铁佛法师听了微笑不语。

九华山与普陀山、五台山、峨眉山并称四大佛教胜地，相传在东晋时代这里就建有道观和寺庙。唐永徽四年，新罗国王族金乔觉渡海而来，见九华山秀丽端庄，隐修于此，苦行七十五年，到开元十六年农历三十夜坐化，享年九十九岁。世人看到他去世后的肉身与佛经中的地藏菩萨相似，因此称他为“金地藏”，并建立地藏塔，供以朝拜。九华山古称九子山，汉代称陵阳山，还有求子山、天台山、去冠山等旧称。唐代大诗人李白三次遨游此山，见山色秀异，九峰如莲花，写下了“昔在九江上，遥望九华峰。天河摸绿水，绣出九芙蓉”的美妙诗句，后人便将九子山改称九华山。九华山有三百余座寺庙、道观，僧尼、道士一万多名，香客遍于长江流域数省，隐士高僧不乏其人。董海川来到九华山时，天已破晓，云横雾绕，只见九华山诸峰宛若朵朵金莲，竞相开放。寺庙星罗棋布，苍松异花点缀其间。那化城寺、祇园寺、旃檀林、肉身殿等高低错落，各占一处。董海川沿山寻觅道观，道观中那些道士、道姑见他只是不睬。董海川寻师没有结果，有些焦躁，来到后山时，已是深夜，雾气缥

缈，奇径纵横。忽听前面有潺潺水声。他觅水而去，来到一条小河边，只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道正踏水过河，虽是涉水，声息微极。董海川知这老道功夫高深，心想可能正是欲寻之人。仔细一瞧，正是开封客店里遇到的那个老道。于是快步来到老道面前，揖首道：“弟子董海川，历尽艰难上九华山拜见师父学武艺。”老道笑道：“我们出家人，每天拜坛求道，只图个清闲自在，哪里会什么武艺。”董海川道：“方才我已看见师父的踏水功，您功夫非凡，不必瞒我。我在河南已得您的指点，才千里迢迢寻到这里。”那老道一挥鹅毛扇：“我们观中不养闲人，你还是另找山门罢。”董海川道：“我可以不用观中口粮，每天在山里耕田砍柴为生，只学武艺。”老道问：“你有什么本事？”董海川慨然道：“我有‘程门立雪’的精神。”老道微笑着眯着眼睛：“你学艺为什么？”董海川昂然答道：“救苍生，壮国门，承师艺，传乾坤！”老道听了，微微一笑，飘然而去，董海川紧随其后。

董海川随老道穿过茂林修竹，沿着蜿蜒石径逶迤而行，来到一个幽静所在。只觉异香扑鼻，炉烟袅袅。翠竹丛中掩映着一座巍峨壮丽的道观，依山递进，金殿秀阁，隐约可见。老道来到观门前，轻合双掌，掌声响彻山谷。一忽儿，道门半掩，老道进去，吩咐道童关门，把董海川关在门外。董海川借着月光看那道匾，上书三个瓦蓝大字：碧霞观。董海川见老道一时不肯收他为徒，有些闷闷不乐，又加上几日兼程，身体疲惫，便倚住一株桑树睡了。睡梦间，他被一阵“咯咯”的笑声惊醒，睁眼一瞧，见天已大亮，两个妙龄少女，正从观里出来。董海川不禁纳闷：道观里为何住着身穿明代服饰的女子。其中一个穿藕合衫，

的女子笑道：“呆子，既然想拜师，还不跪在门口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”另一个穿粉衫的女子笑得更响，说道：“师父快出来了，还不跪下。”二人说着，下山而去。董海川听了两个女子的言语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于是跪在道观门口。一直跪到夕阳西下，道观内还是没有动静。一会儿，皓月当空，冷风袭人。董海川觉得腹中饥饿，便想找点野果充饥，他绕着观墙往前走，直走了约摸三里还是没有尽头。他看见旁边有一株桃树，便攀援上去，喘，这道观好大，那八仙殿、玉皇殿、灵官殿、太祖殿、藏书楼、老律堂，错落有致，观内回廊环绕，假山重叠。这时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一颗石子落在观内的水池内。一个黑影沿着观墙脊飞奔，动作敏捷轻如野猫。那黑影愈来愈近。皎皎月下，董海川见来人是个秀丽女子，一身青色夜行衣，身后背一柄宝剑。女子一招“白鹤穿林”，飘然落地，躲于假山之后。此时恰有一位道童手持一个朱纱灯笼，晃晃悠悠走来，灯笼上写着一个金字：毕。道童经过假山时，那女子旋风般转出来，施展点穴法，用手指轻轻在道童身上一指，道童未哼一声，倒在地上。董海川思忖：这女子一定是个飞贼，来观内偷盗。那女子来到一座楼阁前，潜身上了楼。董海川为探个究竟，也尾随那女子上了楼。董海川上了二楼，却不见了那女子踪影，他见楼阁内有烛光，便将手指放在嘴里蘸湿，在纸窗上捅破一个小口，往里一瞧，看见前夜所见的那位老道正坐在一个大浴盆内纹丝不动，双目若睁若闭。木凳上放着金黄道袍、内衣等物。看来老道正洗浴，不知为何呆坐盆中。董海川猛一抬头，看见那个青衣女子象游蛇一般盘桓在西壁上，一只手朝一块诗匾摸去。诗匾上写着一首草体五律诗：沙晴冬候暖，古观晚苍凉。一径踏残叶，半庭除